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九十九

元

順帝

癸巳至正十三年春正月以哈瑪爾為右丞

先是托克托為相哈瑪爾日趨附其兄弟之門及托克托侍其父西行博爾克布哈為相以宿怨每欲中傷之賴哈瑪爾營護得免博爾克布哈又與太平韓嘉納圖們岱爾等十人結為兄弟謀黜哈瑪爾不克及托克托復相博爾克布哈等相繼得罪去哈瑪爾復見召用而托克托兄弟尤德之至是遂拜右丞

立分司農司

先是托克托言京畿近水地利請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萬餘石可以不煩海運而京師自能足食帝曰此事有利國家其議行之于是立分司農司以右丞烏蘭哈達舊作悟良哈台今改後仿此左丞烏克遜良楨字幹卿兼大司農卿給分司農司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遷民鎮注俱見前

官地及原管各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給鈔五百萬錠以供工價牛具農器穀種之用又略仿前集賢

學士虞集議于江淮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千人為農師降空名勅牒十二道有能募農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者正八品三百人者從七品就以領其所募之人所募農夫人給鈔十錠

期年散歸

夏五月泰州注見前張士誠小字九四白作亂據高郵自稱誠王知府李齊字公平人死之

士誠及弟士德士信等皆以操舟運鹽為業富家多陵侮之弓手邱義嘗辱尤甚士誠怒帥壯士十八人殺義及諸富家招少年起兵鹽丁方苦重役遂共推為主臨泰州淮南行省遣齊招降被留久之賊

酋自相戕始縱齊來歸士誠尋復鼓變殺參政趙璉臨興化縣行省以左丞奇齊葉圖鎮高郵而出齊
守暨社湖在今高郵西北會數賊呼譟入城省憲官皆遁齊還城門已閉士誠遂據高郵稱誠王國號大周

建元天祐已而有詔赦之使至不得入賊給曰請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強齊往至則拘繫之齊雖辯說
百端而士誠本無降意特遷延為繕飭計官軍急進攻之士誠呼齊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為賊屈
士誠怒使曳倒槌碎其膝而昂之尋詔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福壽唐古特人進兵討士誠

六月立子阿裕錫哩達喇為皇太子

自六月不雨至于秋八月

九月乙丑朔日食

冬十月以方國珍為徽州路治中

元制上路總管府同知治中判官各一員不受命

國珍鄞人至京師徧賂諸權貴詔遣江浙左丞托里特穆爾舊作帖里

舊作帖里南臺侍御史尊達錫哩舊作左答

糾失里今並改後仿此

復招諭之二人報國珍已降乞授以五品流官令納其船散遣徒眾遂以國珍為徽州路

治中國璋廣德路治中國瑛信州路治中國珍等疑懼不受命仍擁船千艘據海道阻絕糧運乃復遣

江浙右丞阿爾烏遜舊作阿兒溫沙今改後仿此等率兵伐之

十二月江浙平章政事布延特穆爾舊作卜顏帖木兒今改後仿此等會兵討徐壽輝于蘄水破之

先是布延特穆爾軍池州賊眾十萬來攻布延特穆爾曰賊表裏連結破之實難今新至疲弊乘其驕

惰盡銳攻之功可成也與諸將分番進戰大敗賊眾率舟師追之連戰皆捷遂復江州進克蘄州禽其

將鄒普泰分兵平兩巴

河巴水出羅田縣北南流經蘄水縣界至黃岡入江有上巴河下巴河故曰兩巴江路始得通至是西寧王揚沙舊作沙今改

後仿此等諸軍皆會分道進攻蘄水拔之獲其官屬四百餘人壽輝僅以身免

大都無雲而雷

聲震天地少頃有火墜于東南是月大同復大疫人死者過半

哈瑪爾進西番僧于帝

僧教帝行房中運氣之術號延徽爾舊作演撰法華言大集賢學士圖魯特穆爾哈瑪爾妹婿按圖魯特穆爾舊作充魯帖

木兒今改後仿此又進僧結琳沁舊作伽璘真今改後仿此善祕密法亦名雙修法帝皆習之乃詔以西番僧為司徒結琳沁為

大元國師各取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帝日從事于其法廣取女婦惟淫戲是樂帝諸弟巴朗

舊作八朗今改後仿此與圖魯特穆爾等十人俱號伊納克舊作倚納今改皆在帝前相與褻狎號所處室曰濟齊齋烏

格依華言事事無礙也按濟齊齋烏格依舊作皆即兀該今改羣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穢外聞皇太子既長深疾二僧等所為

欲去之未能也

濠人朱元璋字國瑞起兵據滁州明太祖事始此

元璋先世家沛再徙泗州父世珍始徙濠之鍾離晉郡後為縣今鳳陽府臨淮縣是生四子元璋其季也至正四年大

饑疫時元璋年十七父母兄相繼歿孤無所依乃入皇覺寺為僧遊食諸州尋復還寺會盜賊並起元

璋謀避兵卜之去留皆不吉乃入濠城見郭子興子興奇其貌留為親兵妻以所撫馬公宿州人女賈其名

魯圍濠元璋力拒之既而圍解因收里中兵得七百人子興署為鎮撫元璋見諸帥無足與共事乃以

兵屬他將而獨與徐達字天德濠人湯和字鼎臣濠人費聚字子英五河人等南略地定遠梁縣今屬鳳陽府計降驢牌寨民兵

三千與俱東襲張知院于橫澗山在定遠縣西北收其卒三萬道遇李善長字百室定遠人與語大悅遂與俱攻陷滁

州時郭子興與趙均用相惡均用嘗執囚子興元璋救出之至是專狠益甚挾子興攻盱眙州時郭子興與趙均用相惡均用嘗執囚子興元璋救出之至是專狠益甚挾子興攻盱眙州

午十四年春正月汴河冰五色

續綱目千至正之世災異

元順帝

冰皆成五色花草如繪畫三日方解

二月遣吏部侍郎貢師泰

字泰甫寧國宣城人

和糴于浙西

時江浙兵起京師食不足命師泰詣浙西和糴得糧百萬石

三月癸亥朔日食

夏四月江西湖廣太饑

民以疫癘死者無算

秋九月命右丞相托克托督諸軍討張士誠

士誠寇揚州達什特穆爾兵敗詔托克托總制諸王諸省軍討之一切聽便宜行事兵至高郵戰于城

外大敗士誠眾遂遣兵西平六合

注見前

賊勢大蹙

冬十二月詔削托克托官爵安置淮安以台哈布哈等代總其軍

初托克托再相信用儒克忠巴勒由左司郎中參議中書省事平章以下議事莫敢異同惟哈瑪爾以

有德于托克托不為下儒克忠巴勒因譖之托克托改為宣政院使哈瑪爾深銜之及托克托討高郵

哈瑪爾復入為平章遂嗾御史袁賽音布哈等劾托克托出師三月略無寸功傾國家之財為己用半

朝廷之官以自隨其弟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庸鄙貪淫玷污清臺章三上詔削托克托官爵淮安

置額森特穆爾安置寧夏升台哈布哈為河南行省左丞相伊克徹爾加太尉蘇蘇知樞密院事代將

詔至軍龔伯璡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開則

大事去矣托克托曰天子詔我而我不從是我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既聽詔頓首曰臣至愚荷

天子委以軍國重事晝夜懼弗克勝一旦釋此重負上恩所及深矣即出兵甲名馬分賜諸將俾各帥

瑣屑具書及

明祖起兵以

後嗣兼書祥

瑞事皆不經

其意蓋以祥

為明代受命

之符而以災

為元室危亡

之兆殊不思

是時元紀未

失海宇尚統

于元安在災

祥之必當分

屬乎蓋由元

史成于明時

秉筆者不免

阿私之見其

記載豈果信

而可徵况災

異罕庸俗謬

傳而神怪尤

聖人不語真

偽有無更無

庸深辯矣

托克托前討

李二徐州甫捷遼爾召還致賊勢復熾茲統師征勦士誠高郵一戰大敗賊兵遼平六合軍氣方揚正宜令其乘銳進攻盡掃東南羣孽乃輕信奸邪搆陷罷斥旋加轉使庸妄之台哈布哈等代將貽害益深順帝惟知溺于宴安不復以國事為念焉得不亡至托克托開命力拒諸將之言頓首受詔與宋岳武穆之奉召即還同一忠憤矣

所部以聽伊克徹爾等節制客省副使哈喇台舊作哈喇台今改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于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途拔刀自刎而死

詔威順王庫沁布哈還鎮湖廣

王初以武昌被陷奪其印至是以討賊立功還其印遣歸舊鎮

大都大饑疫

民有父子相食者

帝製龍舟于內苑

帝于內苑造龍舟自製其樣船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用木手二十四人皆衣金紫自後又自製宮

漏高六尺七尺廣半之造木為圓藏壺其中運水上下圓上設三聖殿圓腰立玉女捧時時刻至輒浮

皆自翔舞圖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過其精巧絕出人意皆前所未有帝既怠于政治惟

子午時自能趨進度仙橋達三聖殿復退立如前

事遊宴以宮女十六人按舞名十六天魔戴象牙佛冠身被纓絡大紅綃各執嚙巴拉薩巴舊作加巴刺般今改

之器每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宦官非受秘密戒者不得與

乙丑五年春正月徐壽輝遣其黨倪文俊復陷沔陽

威順王庫沁布哈令其子報恩舊作報恩今改等同元帥阿爾斯蘭水陸並進討文俊至漢州水淺船閣

文俊用火筏燒船報恩努死之庫沁布哈走陝西文俊尋進陷中興路元帥多爾濟巴勒死之遂復陷漢陽迎壽輝居之

教授鄭誼請正國俗不報

大鄂爾多舊作大幹今改儒學教授鄭誼言蒙古乃國家本族宜教之以禮而猶循本行三年之喪又妻其繼庶母叔母兄妻恐貽笑後世宜令改革繩以禮法不報

遣兵戍河南諸路

時河南賊數渡河焚掠州縣上下視若常事中書議成遵言于丞相曰今天下州縣喪亂過半而河

北稍安者以河為之障賊兵卒不能渡所以剥膚椎髓以供軍儲而民無深怨者視河南之民猶得保

其室家故也今賊北渡而官軍不禦是大河之險已不能守河北之民復何所恃民心一搖國勢將若

之何語未畢哽咽不能言宰執而下皆揮涕乃入奏帝即遣使罪守河將帥而防禦稍嚴仍遣河南參

政洪超爾舊作洪丑驢今改後仿此等各將兵分守陝西山東諸路

二月劉福通以韓林兒稱宋帝

福通等自碭山夾河迎林兒至毫立為皇帝又號小明王國號宋改元龍鳳以其母楊氏為皇太后杜

遵道盛文郁為丞相福通羅文素為平章劉六福通母弟知樞密院拆鹿邑縣太清宮材建宮闕于毫遵道

等各遣子入侍福通疾導道專權命甲士搃殺之遂自為丞相

三月竄托克托于雲南

初安置托克托于淮安既又移額齊訥舊作亦集乃今改路元置屬甘肅行省方輿紀要肅州北有漢居延城元額齊訥路治此至是臺臣猶論

其譎輕故再徙雲南之鎮西其弟額森特穆爾徙四川碭門長子哈喇章舊作哈喇章今改後仿此肅州次子三布

幹蘭州仍籍其資產

薊州雨血

夏四月以鼎珠為右丞相十四年十二月鼎哈瑪爾為左丞相桑圖錫里舊作桑哥失里今改正為平章政事蘇蘇

為御史大夫

哈瑪爾為相蘇蘇為御史大夫于是國家大柄盡歸其兄弟矣

元季羣盜四起毫無撲捕之方坐視其蔓延遠近軍紀廢弛極矣至賊眾渡河北掠氣益張而勢益偏朝端猶復視如常事雖因成遵涕泣陳告少為防禦之謀然亦惟知扼險可憑畫河自守而河以南寇警仍聽其充斥是舉江淮汝穎早已棄為度外而不惜何異莽蒼者于楸枰邊角悉皆拱手讓人僅恃中心數著以以勝負尚何補于全

五月詔削台哈布哈官爵命達什巴圖魯沙卜珠山人梅岭之孫按達什巴圖魯舊作答失八都魯今改後仿此總其兵

台哈布哈以軍士乏糧之故頗驕傲不遵朝廷命軍士又往往剽掠為民患監察御史劾其慢功虐民

詔削其官仍俾率領和實袞舊作火赤溫今改後仿此從征命達什巴圖魯總領其兵

六月宋元璋自和州渡江襲取太平路

先是元璋自滁州用計拔和州郭子興檄元璋總諸軍守其地時樞密副使班珠爾瑪克舊作絳民兵

元帥陳頤森舊作陳望先今並改後仿此屯兵絕餉道元璋奮擊破之皆走渡江去會子興卒劉福通立韓林兒為

帝檄子興子天叙為都元帥張天佑及元璋為左右副元帥元璋曰大丈夫寧能受制于人邪然以其

勢方盛可倚藉乃用龍鳳年號以令軍中至是元璋謀渡江無舟楫會巢湖帥廖永忠巢人俞通海字碧

先濠人等以水師千艘來附元璋大喜往撫其眾而中丞曼濟哈雅舊作蠻子海牙今改後仿此扼銅城牘在含山縣東南

諸隘舟師不得出忽大雨水漲遂從小港縱舟擊敗曼濟哈雅軍乃定計渡江諸將請直趣集慶元璋

曰取集慶必自采石在當塗縣西北始采石重鎮守必固牛渚前臨大江彼難為備可克也乃揚帆直達牛渚

常遇春字伯仁先登拔之采石兵亦潰諸將以和州饑爭取資糧謀歸元璋謂徐達曰渡江幸捷若舍而歸江東非吾有也乃悉斷舟纜放急流中謂諸將曰太平甚

近當與公遂乘勝趣太平拔其城總管斬義赴水死元璋揭榜禁剽掠軍中肅然置太平興國翼元帥

府自領元帥事召陶安字主敬參幕府事而以耆儒李習字伯羽為知府陶安時以避亂家居率父老

曰海內鼎沸豪傑並爭然其意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心明公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

天下不足平也元璋曰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都取而有之無形勝以臨四方何向不克

元璋曰善

秋七月遣使招諭諸起兵者

遣諸王錫哩瑪勒舊作失里門今改後仿此四川左丞錫哩巴拉等率兵守禦山東湖廣四川諸路又命將作院判

漢高之尊義
帝光武之事
更始崛起時
皆不得無所
憑藉明祖之
于韓林兒亦
然方滁陽一
旅初興子興
旋歿執實孤
弱無依而林
兒僭號之始
四方響應遂
爾奉其年號
以為號召之
資及聞副元
帥之檄乃謂
大丈夫寧能
受制于人固
已中情流露
異日林兒迎

至達康而死
則瓜步沈舟
之事未必盡
誣也

官烏瑪喇等招諭濠泗沔陽諸起兵者中書左丞許有壬言朝廷務行姑息之政賞重罰輕故將士貪掠子女玉帛而無鬪志遂倡為招降之策耳不聽

以達什特穆爾為江浙行省左丞相

時江淮繹騷南北阻隔詔許達什特穆爾便宜行事乃任用非人肆通賄賂賣官鬻爵惟視貨之重輕為高下由是謗議紛然所部郡縣往往淪陷亦恬不為意

冬十一月達什巴圖魯擊劉福通軍破之十二月遂圍亳州福通以韓林兒走安豐

先是達什巴圖魯進次許州與福通軍遇戰于長葛為其所敗將士皆奔潰至中牟收散卒屯聚會劉

哈喇布哈舊作劉哈刺不花今改後仿此引兵來援大破福通兵復駐汴梁至是進兵大敗之于太康遂圍亳州韓林

兒遁走安豐

哈瑪爾矯詔殺故相托克托

初托克托敗雲南行次大理騰衝今永昌府騰越州是知府高惠欲以女事之托克托曰吾罪人也安敢念及此

異辭拒絕惠銜之至是再徙阿輕乞之地惠發軍圍之哈瑪爾矯詔賜之鵠遂卒年四十二托克托儀狀雄偉器

識宏達輕貨財連聲色好禮賢士皆出天性至于事君之際始終不失臣節惟其惑于羣小急復私仇君子譏焉後御史張冲等上章雪其寃始復官爵

置大兵農司

詔有水田處置大兵農司招誘夫丁有事則乘機進討無事則栽植播種凡置保定河間武清景薊共

五處其屬又有兵農千戶司二十四百戶所四十八鎮撫司四

順十六年春正月哈瑪爾蘇蘇有罪伏誅

哈瑪爾既相恥前進西僧事告其父圖魯曰我兄弟位宰輔宜導人主以正今圖魯特穆爾專以淫褻

爾矯詔順帝
且為所欺蔽
而不及知但
其死由哈瑪
支持勿壞雖
祚或可藉以
帝始終保護
而專任之元
所倚賴使順
純臣實為國
淪足稱元李
自矢歷久不
托克托忠誠

以社稷動臣
視之無關輕
重聽奸邪肆
意箝羅其與
宋殺道濟自
壞長城何以
異邪

媚上天下士大夫必譏笑我有何面目見人我將除之且上日昏暗何以治天下皇太子年長聰明不若立為帝而奉上為太上皇其妹聞之歸告其夫圖嚙特穆爾恐太子立則己必先誅即以聞于帝然不敢斥言淫褻事第曰哈瑪爾謂陛下年老故耳帝大驚曰朕頭未白齒未落遽謂我為老邪因與謀去哈瑪爾及蘇蘇計已定有旨哈瑪爾蘇蘇毋入朝御史大夫綽斯戩奇味因劾奏二人罪惡帝曰哈瑪爾兄弟雖有罪然侍朕久且與朕弟同乳姑緩其罰令出征自効嗣省臣復糾其罪不已遂詔安置哈瑪爾惠州蘇蘇肇州比行皆杖死初額森特穆爾就貶籍其家貲以賜哈瑪爾及是籍哈瑪爾家所得庫藏封識猶未啟也哈瑪爾前既謂害托克托兄弟為中外所軟許人咸快之

二月張士誠陷平江據之

時淮東大饑士誠遣其弟士德由通州渡江入常熟遂陷平江及湖州松江常州諸路改平江為隆平府自高郵徙據之初或謂士誠有降意詔遣集賢待制烏瑪喇孫搆持詔往諭之士誠拘之一室迫使復高郵語泄遂遇害孫搆字自謙曹州人

三月朱元璋集慶南臺御史大夫福壽死之

元璋率諸軍進侵集慶至江寧鎮在今江寧縣西南破陳兆先營禽之盡降其眾福壽數督兵出戰力不能支城遂陷百司皆潰福壽獨踞胡牀坐鳳凰臺在今江寧縣南下指麾左右或勸之去叱曰吾國家重臣城存則生城破則死尚何往哉俄而亂兵四集遂遇害元璋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我來為民除亂耳其各安堵如故舊政不便者除之民大喜遂改集慶路為應天府遣徐達侵鎮江鄧愈侵廣德皆陷之方國珍復降

命為海道漕運萬戶以其兄國璋為衢州路總管

是月有兩日相盪

夏六月彰德李實如黃瓜

時有童謠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家

秋七月張士誠遣兵寇杭州江浙丞相達什特穆爾遁平章政事尊達錫哩死之

初江南始亂達什特穆爾等屢敗議者以為苗軍可用遂自寶慶招土官楊完者

字彥英武岡經寧人

至淮南殺

賊以功累官江浙行省參政至是士誠遣弟士德從間道寇陷杭州達什特穆爾遁入富陽楊完者乃

自嘉興引苗軍及萬戶普賢努

舊作普賢奴今改後仿此

擊敗之復其城達什特穆爾乃還

朱元璋自稱吳國公

以御史臺為公府置江南行中書省自總省事置參議以下等官

八月彗星見

彗出張宿色青白指西南長尺餘至十二月朔始滅

冬十月星隕大名化為石

從東南流芒尾如曳簣墮地有聲火燄蓬勃久之乃息化為石青黑色形如狗頭其斷處若新割者

賊陷淮安城江東廉訪使褚布哈

字君實陽州石樓人按褚布哈舊作褚不華今改後仿此

死之

初褚布哈與樞密判官劉甲扞禦淮安甲守韓信城

在今清河縣東

相犄角為聲援褚布哈上章劾總兵逗撓

罪總兵者恚之檄甲別將兵擊賊以困褚布哈賊因掘塹圍淮安芻餉路絕元帥吳德瑒運米萬斛入

河為賊所抄攻圍日急總兵者屯下邳按兵不出遣使十九輩告急皆不應城中餓者仆道上人即取

啖之草木贏蛤魚蛙烏燕及韃皮鞍韉革廂敗弓之筋皆盡而後父子夫婦老穉更相食徹屋為薪人

漸淮之地連結軍營固足以資堵禦但謂無事屯種而食且耕且戰則勢有所不能蓋屯種祇宜行于太平無事之守邊者當時則羣盜徧滿江淮戰守尚恐不遑安得復有餘功屯種况賊勢猖獗在野則蹂躪可虞將獲則齎糧足懼屯政將安所施董搏霄雖有制勝之長而建議則未為當也

陝西危急察罕特穆爾提

多露處坊陌生荆棘力既盡城陷褚布哈猶據西門力關中傷見執為賊所嚮子班格舊作伴今改亦死褚布哈守淮安五年大小數百戰精忠大節人比之張巡云初同僉淮南行樞密院事董搏霄建議以淮易保救援淮安誠為急務為今日計莫若于黃河上下并頻淮南之地及自來陽抵沂莒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砦又于三十里中設一小砦使烽火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并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守常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言淮南北之民壯者已盡為兵老幼無所依者宜置軍民防禦司籍其民以屯故地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捍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時不能用而淮安旋陷

丁酉十七年春正月丙子朔日食

二月韓林兒黨李武崔德陷商州察罕特穆爾與李思齊連兵擊敗之

李武崔德等兵破商州攻武關

注見前

遂直趨長安分掠同華等諸州三輔震恐時豫王喇特納錫哩及

省院官皆洵懼計無所出行臺治書侍御史王思誠字致道兗州滋陽人曰察罕特穆爾河南名將賊素畏之宜遣使求援此上策也守將恐客兵軋己論久不決思誠曰吾兵弱旦夕失守咎將安歸乃移書察罕特

穆爾曰河南陝西兩省互為唇齒陝西危則河南豈能獨安乎察罕特穆爾新復陝州得書大喜遂提輕兵五千與李思齊倍道來援與賊遇戰輒勝殺獲無算餘黨皆潰散走南山河南總兵官以察罕特

穆爾擅調遣人問之思誠亟言于朝請令專守關陝仍許便宜行事朝廷從之以察罕特穆爾為陝西行省左丞李思齊為四川左丞

三月朱元璋陷常州

先是張士誠以舟師攻鎮江元璋遣徐達敗之于龍潭

鎮名在江寧府句容縣西北為濱江要地遂進圍常州士誠遣將來

援達離城設二伏以待而身自督戰敵走遇伏大破之獲其二將士誠乃以書求和請歲輸粟二十萬

石黃金五百兩元璋答書責其歸所留使人楊憲字希武太原陽曲人而歲輸五十萬石士誠不報達復請益兵

陝西危急察罕特穆爾提

陝西危急察罕特穆爾提

兵赴援賊兵敗走一方賴以保全厥功不小然其始

長安守將慮客兵之至而憚于求援使

非王思誠力主移書則三輔諸城皆為

賊據而河南總兵韓欽按

其擅發之罪如彼所見豈鄰境有警竟

可坐視不救乎蓋是時軍紀不修鎮守

武臣習于選懦推諉又復顧一己之私

而不不知以國事為重此皆朝廷賞罰不

明無以示懲

圍之至是遂下其城已而徐達徇宜興攻常熟張士德戰敗為前鋒趙德勝所禽士德善戰有謀能得不食而死○趙德勝豫人

韓林兒黨毛貴陷膠萊諸州詔遣知樞密院事布喇奇舊作不蘭奚今改後仿此等將兵擊之

劉福通遣毛貴運陷膠州萊州益都般陽見前諸郡縣遂以董搏霄為山東宣慰使從布喇奇擊之既

而中書省臣言山東郡縣相次陷沒濟南日危宜選將練卒信賞必罰為保燕趙計以衛京師不報御史

張楨亦上疏陳十禍以輕大臣解權綱事安逸杜言路離人心濫刑獄六者為根本之禍以不慎調度

大略謂陛下因循治安不擇將帥慮今海內不寧天道變常人情難保正當修實德以答天意推至時此

所謂根本之禍者也又言自四方有警調兵六年初無紀律又無激勵之宜將帥因敗為功指虛為實

大小相騰內外相依其性情不一而邀功求賞則同是以有覆兵之將殘民之將貪婪之將怯懦之將

曾無懲戒所經之處雞犬一空貨財罄盡而面談游說者反以克復受賞且河南一省今所存者不過

三四縣而江淮千里所在蕭條如此而望天雨粟地涌金朝夕存亡且不能保況以地力有限之費供

將帥無窮之欲哉陛下事佛求福飯僧消禍以天壽節而禁屠宰皆虛名也今天下兵起殺人不知其

數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將以是求福福何自而至哉此所謂征伐之禍者也疏奏不省既而執政惡

其計直除山南道廉訪使事

夏五月以綽斯戩為右丞相太平為左丞相

綽斯戩自哈瑪爾得罪已拜左丞相至是進為右丞相而太平亦自遼陽行省丞相復召為左丞相

朱元璋陷寧國等路

徐達常遇春率兵侵寧國城久不下元璋乃親往督戰既至守臣楊仲英開門出降百戶張文貴殺其妻妾自刎而死執義兵元帥朱亮祖六安人尋遣趙繼祖侵江陰胡大海杭州人侵徽州常遇春侵池州

六月有龍鬬于樂清江南有館頭江下流也南入于海

勸遂寧敗壞
而不可收拾
耳

颶風大作所至有火光如毬死者萬餘人

秋七月大都晝霧

自旦至午昏瞑不辨人物如是者旬有五日

八月劉福通攻汴梁遂分兵略地于山東西

分軍為三道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寇晉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趙關中毛貴出山

東北犯其勢益熾

以楊完者為江浙行省左丞

苗軍素無紀律肆為鈔掠所遇蕩然無遺時達什特穆爾方倚楊完者以為重莫敢禁遏之故楊完者

雖陽尊事之而生殺予奪皆決于己矜驕日肆不可復制達什特穆爾僅署成案而已

張士誠降詔以為太尉

士誠寇嘉興屢為楊完者兵所敗乃以書請降詞多不遜楊完者欲納之達什特穆爾以士誠反覆不

可信不許楊完者固勸乃承制假江浙廉訪使周伯琦行省參政至平江招諭之士誠始要王爵達什

特穆爾不許又請爵為三公達什特穆爾曰三公非有司所定今我雖奉詔便宜行事然不敢專也楊

完者又力為之請達什特穆爾外雖拒之心實幸其降又恐忤楊完者意遂授士誠太尉其弟士信等

皆受官有差士誠雖去偽號擅甲兵土地如故朝廷以招安士誠為達什特穆爾功詔加太尉時楊完者強盛

士誠復欲圖之而達什特穆爾亦心厭其驕肆不可制乃陰與定計尋舉兵襲殺之

命太尉努都爾岱巴爾茂四世孫索努都爾岱舊作紐的該今改後仿此總諸軍守禦東昌

初鎮守黃河義兵萬戶田豐叛降于劉福通陷濟寧義兵萬戶孟本周攻之豐敗走至是復率眾寇東

昌努都爾岱擊卻之

九月倪文俊奔黃州徐壽輝黨陳友諒沔陽人本謝氏祖襲殺之

友諒本漁家子嘗為縣吏不樂會壽輝文俊兵起慨然往從之遂為文俊簿書掾尋亦領兵為元帥及文俊專恣心不能平至是文俊謀害壽輝不克奔黃州友諒因乘釁襲殺之遂并其軍自稱平章政事冬十月韓林兒黨白不信等陷興元遂圍鳳翔察罕特穆爾等合兵擊走之

不信等既陷秦隴據鞏昌遂窺鳳翔察罕特穆爾即先分兵入守鳳翔城而遣謀者誘賊圍鳳翔賊果來圍之數十重察罕特穆爾自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往赴比去城五里所分軍張左右翼掩擊之城中軍亦鼓譟而出內外合擊呼聲動天地不信等大潰及李喜喜皆遁入蜀

十一月汾州桃杏華

十二月隨州人明玉珍作亂襲據重慶遂陷成都及嘉定平章埒克達舊作朗革右丞旺扎勒圖舊作完者都今並改

參政趙資死之

玉珍初聞徐壽輝兵起團結千餘人屯青山今名青山在隨州南結柵自固壽輝使人招之乃引眾降令以元

帥守沔陽久之帥五十艘掠糧川峽間因襲破重慶右丞旺扎勒圖出走已而復會平章埒克達參政

趙資毛嘉定之大佛寺謀復重慶玉珍遣其將萬勝黃陂人禦之分兵襲陷成都未幾嘉定亦陷執資及

旺扎勒圖埒克達以歸欲說降之三人皆不屈遇害蜀人謂之三忠于是蜀中郡縣相繼降于玉珍

太尉達什巴圖魯卒以其子博囉特穆爾為河南平章政事領其軍

劉福通攻陷曹濮大名衛輝諸路達什巴圖魯引兵擊之詔遣知樞密院達爾瑪錫哩舊作答理麻來失里今改

援分兵雷澤在濮州東南濮州以禦福通達爾瑪錫哩戰沒諸軍大潰達什巴圖魯退駐石村朝廷頗疑其

玩寇失機使者趣戰相踵敵規知之詐為達什巴圖魯通好書遺諸路使者果得之以進達什巴圖魯
覺知一夕憂憤而死尋命其子四川左丞博囉特穆爾為河南平章政事代領其軍

詔天下團結義兵

路府州縣正官俱兼防禦使

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卒

初玄以湖廣行省右丞致仕將歸帝諭留之仍為承旨及天下盜起玄獻招捕之策千餘言皆切實可
行時不能用後以中原道梗欲乞致仕由蜀還鄉復不允至是卒

戊十八年春正月陳友諒陷安慶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死之

先是闕固守安慶倚小孤山為藩蔽命義兵元帥胡巴延舊作胡伯顏今改後仿此統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引軍

直擣山下巴延與戰四日夜敗還敵追薄城下闕遣兵抗之俄而饒州祝寇攻西門友諒兵乘東門既

登城闕簡死士奮擊敗之賊兵恚甚乃并軍樹柵起飛樓復來攻闕分兵捍禦晝夜不得息至是池州

趙普勝本巢湖水軍將降朱元璋復叛歸徐壽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祝寇軍南門四面蟻集闕徒步提戈為士卒先分遣

部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城中火起闕知不可為乃引

刀自劉墮清水塘中死妻伊伯舊作耶氏子德生女福童亦皆赴井死守臣韓建以下死者數十人

其名者萬戶李宗可紀守仁陳彬金承宗經歷段桂芳都事特穆爾布哈千戶盧廷玉葛延齡卮巷許元

璋奏差烏德美百戶黃寅孫安慶推官黃國嚕台經歷楊恒知事余中懷寧縣尹陳巨濟按特穆爾布

哈舊作帖木補化烏德美舊作兀都城中士民相率登樓自捐其梯曰寧俱死此誓不從賊焚死者以

千計事聞贈旌淮南江北等處行省平章政事追封幽國公諡忠宣闕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然稍有

命稍囑即注周易師諸生謂郡學會議立軍士門外以聽有古良將風烈或欲挽闕入翰林闕以國步危憂辭不往其忠國之心蓋素定云

戰陳之王兵而復黃以未
姻軍藝之文吏更何濟于
事邪

董搏霄前定徽杭之亂積有威勢茲以濟南圍急提兵赴援連敗劇賊正當令其乘勝追躡以成掃蕩之功乃山東諸將既不能自發一矢保守危城轉于效死前驅者深加媚嫉譖陷其罪實無可逭而努都爾岱始則令其東援益都旋又使其北駐長蘆朝令夕

二月毛貴陷濟南路河南行省右丞董搏霄與戰死之

初搏霄從布喇奇援益都而濟南方告急乃提兵赴濟南連敗賊兵城下詔升淮南行樞密院副使兼山東宣慰使都元帥有嫉其功者譖于努都爾岱令依前從征益都搏霄屬老且病請以弟昂霄代領其眾詔授昂霄淮南行院判官未幾復命搏霄守河間之長蘆後周縣宋廢故城在今滄州西北搏霄以兵北行且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至是濟南果陷毛貴遂入據之時搏霄方駐于南皮縣注見前之魏家莊在南皮縣西詔遣使拜為河南右丞甫拜命值貴兵卒至而營壘猶未完諸將曰賊至當如何搏霄曰當以死報國因拔劍督戰賊突前拚搏霄刺殺之無血惟見白氣衝天是日昂霄亦死

韓林兒黨田豐陷濟寧努都爾岱棄東昌走

努都爾岱聞田豐兵偏境即棄城遁柏鄉尋還京師拜中書添設左丞相豐遂入據其城引兵大掠諸郡已而復退保東昌

三月毛貴陷薊州詔徵四方兵入衛

毛貴率眾由河間趨直沽

在天津府城北有大小直沽

遂陷薊州略柳林偏畿甸樞密副使達克津

舊作達珍今改

戰死

京師大恐廷臣或勸帝北巡以避之或勸遷都關陝眾議紛然獨丞相太平力以為不可遷遂徵四方兵入衛同知樞密院事劉哈喇布哈以兵拒于柳林貴眾潰退走濟南

大同路夜聞空中有聲

初黑氣蔽西方有聲如雷頃之東北方有雲如火交射中天徧地俱見火光空中如有兵戈之聲

夏四月陳友諒陷龍興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多通

高昌人按多通舊作道童今改

死之

多通初任其將章巴延

舊作伯顏今改後仿此

布延布哈

字希古蒙古氏按布哈舊作普顏不花今改後仿此

捍禦數有功至是右丞和